

I236.637
10
7:13



湖北戏曲丛书

第十三辑

四 进 士
下 书 路 会
临 江 会
挑 袍

水 擒 庞 德
战 北 原
五 台 会 兄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辑载有《四进士》、《下书路会》、《临江会》、《挑袍》、《水擒庞德》、《战北原》、《五台会兄》七个汉剧传统剧目。每个剧本都附有必要的剧情介绍。

《四进士》曾是已故负有盛名的汉剧表演艺术家余洪元的一个代表作。他所扮演的宋士杰，是一个敢打不平、不畏权势的动人形象，在观众中受到普遍的欢迎。

《下书路会》是已故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吴天保的一个保留剧目。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，多方面听取意见，对剧本作过认真的整理。

《临江会》等剧本，都经过著名汉剧演员陈春芳、何鸣峰等人整理或修订。

湖北戏曲丛书

第十三辑

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潜江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4.375 印张 92,000 字

1984 年 1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,3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331 定价：0.36 元

目 录

四进士(汉剧).....	魏平原、朱丁已述录	(1)
下书路会(汉剧).....	吴天保、邱海清整理	(61)
临江会(汉剧).....	武汉市汉剧团整理	(78)
挑袍(汉剧).....	原武汉市戏协汉剧分会整理 陈春芳、何鸣峰修订	(91)
水擒庞德(汉剧).....	何鸣峰、祝俊虎述录 陈春芳、孙二奎整理	(98)
战北原(汉剧).....	武汉市汉剧团整理 王晓楼执笔	(110)
五台会兄(汉剧).....	原武汉市戏协汉剧分会整理 武汉市戏曲改进委员会 张春荣、夏国斌修订	(128)

四 进 士

(汉剧)

魏平原、朱丁巳述录

剧情：明嘉靖时，新科进士毛朋、顾读、田伦、刘题四人得海瑞荐举，出京为官，因防严嵩暗算，共约赴任后不作顾亲徇情、贪赃渎职之事。适河南上蔡县姚廷春之妻田氏(田伦之姐)谋产，将其弟姚廷美毒死，又串通弟媳杨素贞之兄杨青，诈称母病，将杨素贞骗至柳林，卖与布商杨春为妻。素贞哭诉冤情，杨春大为感动，自愿结为兄妹，为杨廷美申冤。恰好毛朋私访至此，代作状词，嘱向官衙控告。素贞以知县刘题不理民事，与杨春往信阳道衙越衙告状。行至中途，二人失散。素贞被流氓刘二追逼，为被革书吏宋士杰仗义救回店中，收为义女，同往道衙告状。道台顾读即派差役提讯田氏、姚廷春与杨青。田氏闻讯，与其母逼弟田伦写信向顾读说情，并送银三百两。下书人歇在宋士杰店中，为宋发觉，暗地拆封，将书信抄写在衣服里面。顾读见书徇情，反释被告，拘禁素贞。宋士杰不平，质问顾读，被顾杖责逐出。宋士杰遇杨春，教向巡按毛朋控告。毛朋接状，宋以衣服里面所抄书信为证。毛朋即将刘题革职，田伦、顾读解京论罪，田氏、姚廷春、杨青均被处死。

人物：宋士杰(一末)、毛朋(三生)、顾读(二净)、刘题(五丑)、田伦(七小)、杨廷春(二净)、田氏(四旦)、杨素贞(四旦)、杨青(五丑)、杨春(六外)、宋妈妈(八

贴)、刘二(五丑)、丁丹(六外)、师爷(二净)、差役(五丑)、田母(九夫)、看堂(五丑)、中军、信差、三门子、四青袍、四龙套、家院。

第 一 场

〔起堂。四龙套引毛朋上。〕

毛 朋：(引)奉旨出京，
与黎民判断冤情。(诗)
河南八府水潭潭，
南有五府北有三。
彰德卫辉许怀庆，
南阳开封归汝南。

本院、毛朋。叨蒙圣恩，实授我河南八府巡按。牌发上三府，到还查得官清民顺。闻听下五府黎民刁顽，本院不免换了蓑衣小帽，四处密访。左右！

龙 套：有。

毛 朋：带路更衣厅。(换衣)两廊退下！

〔四龙套下。〕

毛 朋：家院！

〔家院上。〕

家 院：有。

毛 朋：此番跟随老爷下乡查访，不要大人相称！

家 院：什么相称？

毛 朋：伙伴相称。

家 院：小人不敢。

毛 朋：恕你无罪。前面带路！（唱西皮摇板）

奉王旨意出帝京，

巡查贪官污吏人。

上三府到也还官清民顺。

闻听得下五府惯出刁民。

〔同下。〕

第 二 场

〔杨春上。〕

杨 春：（唱西皮摇板）

宗兄一去好怠慢，

柳林下把杨春两眼望穿。

〔杨青、杨素贞上。〕

杨素贞：（唱西皮摇板）

兄长言道母有病，

急忙归家探娘亲。

杨 青：贤妹！天气炎热，下得驴来，歇息一会再走。

杨素贞：兄长将驴带住。

杨 春：这般时候，是缘何还不见来？

杨 青：宗兄！你敢莫是在背怨愚下？

杨 春：焉有背怨之理！所托之事如何？

杨 青：与你办到了，现在柳林之下。

杨 春：待我观看。哦嘿！

杨 青：人才如何？

杨 春：人才到还出众，但不知要多少身价银子？

杨 青：三十两纹银。

杨 春：到也不多。一手交银子。

杨 青：一手交婚书。

杨 春：人、财？

杨 青：两交。请问兄台：此番归家，还是乘骑，还是坐轿？

杨 春：去在前面雇一脚程就是。

杨 青：我这有一骑毛头驴，卖与兄台。

杨 春：请讲价银上来！

杨 青：只要十两纹银。

杨 春：到也不多。十两银子拿去！

杨 青：可有鞭梢？

杨 春：编一柳梢杈当。

杨 青：我这现有鞭梢。

杨 春：请讲价银上来！

杨 青：这个，奉送兄台。

杨 春：多谢宗兄！

杨 青：兄台请来，受我一礼。

杨 春：此礼为何？

杨 青：这一娘行与我有瓜葛之亲，乃是我的胞妹，一路之上，要兄台多多看待！

杨 春：那必自然。请！

杨 青：这正是：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卖了亲胞妹，得了三十两银。杨素贞，我的妹！

杨 春：哎嘿！

杨 青：好白银子！（下）

杨 春：娘行请来上驴趲路！

杨素贞：呀！你是何人，叫我趑路？

杨 春：你兄长杨青，三十两银子将你卖与愚下。

杨素贞：哎呀！兄长！杨青！罢了！（唱）

可恨兄长好狠心，
不该将我卖客人。
开言便把客官问，
有何原物作证凭。

动问客官：有何为证？

杨 春：有婚书为证。

杨素贞：取来一观！

杨 春：你乃是有气之人，诚恐将婚书扯碎，我岂不是落个人财两空！要看婚书不难，你要站远些。立婚书人杨青……

杨素贞：拿了过来！

杨 春：你不用抢。

杨素贞：（唱西皮摇板）

兄长做事好狠心，
不该诳我到柳林。
走进前来忙跪定，
客官放我转回程。

杨 春：（唱）本当放你归乡井，
岂不落个人财两空！

杨素贞：（唱）你家也有姐和妹，
怎不与你配为婚！

杨 春：贱人！（唱）

骂我别的犹还可，

骂我的姐妹恼人心。

鞭梢一举追你的命。

〔毛朋、家院上。〕

毛 朋：（接唱）

问客官打娘行所为何情？

兄台请了！

杨 春：愚下还礼。先生何事？

毛 朋：因甚事在柳林之下拷打这位娘行？

杨 春：先生不能知道！她兄长杨青，三十两银子将她卖与愚下，她不随我归家高堂奉母，故而拷打于她。

毛 朋：艺人不信。

杨 春：先生前去问来！

毛 朋：娘行请了！

杨素贞：不便还礼。先生何事？

毛 朋：你兄长杨青，三十两银子将你卖与这位客官，你是缘何不随他归家高堂奉母？

杨素贞：先生不能知道！本当随他归家，我有满腹的含冤未曾申诉。

毛 朋：待艺人与你讲在当面。这位兄台，她本当随你归家高堂奉母，怎奈她满腹含冤未曾申诉。

杨 春：贱人哪，贱人！你兄长在此，你不言道你有满腹的含冤。你兄长去了，你言道有满腹的含冤。既有含冤，快快讲来，先生，我等一听！

杨素贞：先生、客官容禀！

毛 朋：兄台！你我就在顽石上面打坐。

杨 春：先生请！

毛 朋：小伙伴！将包裹打开，将残帐誊写誊写！

杨素贞：（唱）杨素贞站柳林珠泪难忍，
尊客官和先生细听我云。

毛 朋：兄台高名上姓？

杨 春：姓杨名春。

毛 朋：好响亮的名讳！

杨素贞：（唱）家住在河南省上蔡县境。

毛 朋：兄台是哪里人氏？

杨 春：南京水西门的人氏。

毛 朋：乃是大地方的人氏。

杨 春：先生的夸奖！

杨素贞：（唱）司度岭八大村有我家门。

毛 朋：兄台在外做何生意？

杨 春：贩卖布匹。

毛 朋：乃是大本钱的客人。

杨 春：好说了！

杨素贞：（唱西皮垛子）

我爹爹在朝中官居一品，
我公公他也是六部公卿。
他二人在朝中割衣为聘，
姚家男杨家女两个订婚。
遭不幸老公公早年丧命，
老婆婆陈氏女接我过门。
我夫妻结婚后恩爱和顺，
生下了小宝童年有七春。
我大伯姚廷春掌家不正，

我嫂嫂田氏女吵把家分。
她夫妻分之在东庄住定，
我夫妻住西庄侍奉婆亲。
那一日我大伯三十寿庆，
用药酒毒死我廷美夫君。
我兄长他言道母亲有病，
他将我诳柳林卖与客人。
我本当随客人高堂奉敬，
怎奈我小女子三不遂心。

毛 朋：一不遂？

杨素贞：（唱西皮摇板）

一不遂老婆婆无人奉敬。

毛 朋：二不遂？

杨素贞：（唱）二不遂廷美夫含冤未伸。

毛 朋：三不遂？

杨素贞：（唱）三不遂小宝童无人照应，

这就是小女子三不遂心。

杨素贞迷罢苦头昏脑闷。

毛 朋：哦！（接唱）

柳林下叹坏了按院毛朋。

兄台！你看这位娘行哭得可惨，不如放她归家，好与她的丈夫伸冤雪恨。

杨 春：本当放她归家，岂不落个人财两空？

毛 朋：眼前有人垫出三十两银子，你可放她？

杨 春：漫说三十两，就是二十两我也放她。

毛 朋：兄台！你要言而有信。

杨 春：那必自然。

毛 朋：小伙伴！取纹银过来。

家 院：一路之上，盘费不佳。

毛 朋：惶愧，惶愧！

杨 春：先生何言惶愧二字？

毛 朋：兄台哪能知道！艺人有意垫二十两银子，小伙伴言道，盘费不佳，故而惶愧。

杨 春：那我还是带她归家，高堂奉母。

毛 朋：待艺人与你劝解她几句。

杨 春：有劳先生！

毛 朋：这位娘行！大胆随他归家，行至前面大户庄村，大哭三声，自然有人前来救你，牢牢紧记。兄台！告辞了！（唱西皮摇板）

骂一声小杨春瞎了眼睛，
八台官当做了算命的艺人。
到明日差人役将他拿问，
责打他四十板枷在头门。

〔毛朋、家院下。〕

杨 春：上驴！

杨素贞：（唱）上驴时现出了金镯一只。

杨 春：去罢！（唱）

一足踢倒地埃尘。

贱人，贱人！你手带镯，与谁个有情，贪的谁家财，爱的谁家宝？快快讲来！

杨素贞：客官！这金镯乃是我的丈夫所打，每人各带一只，妻死夫不娶，夫死妻不嫁。（哭介）

杨 春：哦！（唱）

这娘行只哭得珠泪滚，

不由杨春好伤心。

三十两银子我不要，

放你归家远逃生。

杨素贞：谢客官！慢来，他将我放走，婚书还在他的手中，我乃是妇道之家，他哪里找我不着，寻我不到？客官！你放我是真心还是假意？

杨 春：哪来二意！

杨素贞：婚书还在你手中，我乃是妇道之家，你哪里找我不着，寻我不到？

杨 春：这婚书么，当面扯碎。

杨素贞：多谢客官！

杨 春：娘行请转！

杨素贞：哦！男女授受不亲。

杨 春：先前婚书在我手中，你是百般哀告，如今将婚书扯碎，你讲道男女授受不亲。看起来，你这妇道之家好无义气！

杨素贞：恩人呀！

杨 春：着呀，着呀！去了三十两银子，落了一个“恩人”二字。你往哪里去？

杨素贞：回往婆家而去。

杨 春：诚恐你大伯暗害于你。

杨素贞：我回娘家而去。

杨 春：诚恐你兄长杨青又发卖于你。

杨素贞：我也是走投无路！

杨 春：你也姓杨，我也姓杨，我二人在柳林之下，结拜仁义兄妹，好与你丈夫伸冤雪恨。意下如何？

杨素贞：如此说，我就跪下了。

杨 春：哦！（唱）

好一个聪明杨素贞，

她比我杨春胜十分。

有杨春跪柳林三十二岁。

杨素贞：（接唱）

杨素贞我今年二十八春。

杨 春：（唱）我把你当着我的亲胞妹。

杨素贞：（接唱）

我把你当着亲长兄。

兄长不跪且站定。

〔毛朋、家院上。〕

毛 朋：（接唱）

拜天拜地为何情。

兄台！这就是你的不是。

杨 春：怎样是我的不是？

毛 朋：你在柳林之下，同这位姑娘行拜天拜地，这成个什么样儿？

杨 春：什么话！先生不能知道！她也姓杨，我也姓杨，我二人结拜仁义兄妹，好与她丈夫伸冤雪恨。

毛 朋：三十两银子？

杨 春：不要。

毛 朋：婚书？

杨 春：当面扯碎。

毛 朋：艺人不信。

杨 春：前去问来！

毛 朋：娘行！这就是你的不是。

杨素贞：怎样是我的不是？

毛 朋：先前艺人百般相劝与你，跟随这位兄台归家，高堂奉母，你是执意不听。事到如今，你二人为何在柳林之下，拜起天地来了？

杨素贞：先生不能知道！他也姓杨，我也姓杨，我二人结拜仁义兄妹，好与丈夫伸冤雪恨。

毛 朋：三十两银子？

杨素贞：不要了。

毛 朋：婚书？

杨素贞：当面扯碎。

毛 朋：兄台！你真可算义气的君子！

杨 春：先生的夸奖。

毛 朋：你兄妹今向何往？

杨 春：找一先生做状。

毛 朋：不要花费银钱，我与你做得一张。

杨 春：你敢莫会做状么？

毛 朋：略知一二。

杨 春：做不成。

毛 朋：怎样做不成？

杨 春：无有纸笔墨砚。

毛 朋：包袱内面现有。

杨 春：先生！你不是好人。

毛 朋：怎见得艺人不是好人？

杨 春：包袱内面常带纸笔墨砚，定是与人家包揽词讼，故尔你不是好人。

毛 朋：兄台此言差矣！适才在前面大户村庄，二人为田土争斗，一家要告，一个要诉，是我前去相劝几句，落来的纸笔墨砚。有道是：闲时办。

杨 春：急时用。

毛 朋：急时办。

杨 春：不中用。

毛 朋：乃是大大的有用。小伙计！取纸笔墨砚过来！

杨素贞：请那先生停笔！

杨 春：怎样要那先生停笔？

杨素贞：他提笔就写，拿笔就画，知道我兄妹告的谁家，诉的谁家？

杨 春：请先生停笔！

毛 朋：怎样要我停笔？

杨 春：你提笔就写，拿笔就画，你知道我兄妹二人告的谁家，诉的谁家？

毛 朋：叫你的妹妹糊里糊涂报个由头上来。

杨素贞：听道：（唱）

大伯伯姚廷春主家不正，
用药酒毒死我廷美夫君。

毛 朋：不用讲，做起了。

杨 春：好快的笔法！

毛 朋：适才打了个草稿儿来去。

杨 春：贤妹，状子做起了。

杨素贞：兄长！请先生把状子上面的情由朗读一遍，告在哪

位大人的台前，也好照词答话。

杨春：先生！有劳你将状子上的情由朗读一遍，告在哪位大人的台前，也好照词答话。

毛朋：此话是何人讲的？

杨春：乃是我的妹妹讲的。

毛朋：虽是女流之辈，倒有你我男子的才识。叫你妹妹前来听状。

杨春：妹妹前来听状！

毛朋：“具告状妇杨素贞，年方二十八岁，住河南汝南府上蔡县司度岭八大村。状告大伯姚廷春、刁嫂田氏、胞兄杨青等，为害夫霸产，谋卖鲸吞事。”兄台！乃是八个字的具语。

杨春：贤妹牢牢紧记！

毛朋：“情因大伯姚廷春主家不正，用药酒毒死我夫廷美，刁嫂田氏，手执钢刀，刺杀七岁的宝童。”

杨素贞：儿呀！

毛朋：兄台！你的妹妹缘何悲泪？

杨春：待我问来。贤妹缘何悲泪？

杨素贞：思子落泪。

杨春：先生！我的妹妹乃是思子落泪。

毛朋：叫她不用悲泪。有道是：牛吃房上草，风吹千斤石。状子入衙门，无赖不成词。此乃是做状人的一个由头。那宝童不曾死。他若死了，这个状子也不是这样的做法。

杨春：先生的高才。往下念！

毛朋：听状！“可恨胞兄杨青，假意推母有病，将奴诳在柳林，三十两银子卖与贩梢人杨春。”

杨春：拿了过来哟！